

■名家茶座

黄宗羲定律与帕金森定律

黄宗羲作为我国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其理论倾向和政治主张主要针对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存留的诸多顽疾与沉痾，对近现代思想启蒙与反专制斗争起到了重要引导和推动作用。黄宗羲在其著述中尤为关注千百年来农民负担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和独到观点,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十四中指出:传统赋役始终是“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鉴于封建朝廷存在乱摊派的积弊恶习，他鲜明提出了对后世乃至今日呈具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的“合并税收、取消收费、简化税制”的税收总体改革思路。

我们知道，无论是唐朝德宗当政时宰相杨炎所建议颁行的“两税法”，还是明代嘉靖年间首辅张居正倡导实施的“一条鞭法”，都是将各种税、赋、徭、役整合为一，且颁布律令严格要求自此以后不许额外征收其他任何费用，这些改革在当时对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向来丛弊为之一清”。但是，其最终运行结果与

最初设计初衷南辕北辙。因为无论传统税种多么繁多，少数官员仍易于从中上下其手。而改制后的税种几乎囊括了能够“巧立”的所有“名目”，使心术不端者很难钻其空隙、假公济私。“两税法”“一条鞭法”将各类名目的税种统加以统筹合并，恰恰给居心不仁的后来者新设科目创造了条件。随着社会的迁转流变，有人似乎“忘记”了“正税”中已然包含了此前的各种税费，一俟财政吃紧、开支缺口，就会向百姓加征加派，成为“积累莫返之害”，为封建王朝覆灭埋下了伏笔。由此现代史学家们将这一由黄宗羲概括提炼的“历史上每推行一次并税改制，就会催生出一 次摊派和收费高潮”的现象，称之为“黄宗羲定律”。这一定律较为深刻地阐明了封建社会赋税治乱往复的恶性循环状况。而这一恶性循环状况的渐次出现，貌似与大小官吏巧立名目有关，实则与官僚机构膨胀密不可分。正是由于封建社会官吏增多了，开销加大了，对赋税的需求增长了，才导致赋税的回升反

弹。如不严厉控制官员队伍人数，就难以打破“黄宗羲定律”，而要控制官员人数、裁汰冗官冗员，又必须面对帕金森定律。

与黄宗羲相比较，人们对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诺斯古德·帕金森可能还不完全熟悉，然而其提出的“帕金森定律”比之“黄宗羲定律”可能更有影响力也更有现实意义。1958 年帕金森在其出版的《帕金森定律》一书中详尽阐述了官僚机构逐渐增多官场人员不断膨胀的主要原因和严重后果：一个不胜其位或力不从心的官员，大体有三条出路，第一条是主动申请辞职，把岗位让给称职的人；第二条是请一位出色能干的人协助自己开展工作；第三条是选用两个能力和素质比自己更低的人作助手。官员如想保住自己位置，第一条路肯定不能选择，如果选择会丢掉许多利益；第二条路也不能考虑，如果考虑了，那位出色能干的人会逐步成为对手并取代自己；由此只有第三条路最适宜最保险最可靠。于是，官员找来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则整天发号施令、指手

画脚。两个助手既然平庸无能,他们也只能上行下效，再分别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官僚体系。由帕金森定律可以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行政管理体系中，官僚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逐渐增加，行政人员也会陆续增多,尽管大小官员都很忙碌,但工作效率和效能越来越低下。

其实，无论是“黄宗羲定律”还是“帕金森定律”，二者都揭示了官僚机构衍生壮大的内在机制，都阐释了行政体系做大做强根本原因，且二者是辩证统一、不可或缺的。“黄宗羲定律”是“帕金森定律”成立的首要前提，因为只有增加赋税才能维系官僚机构运转；“帕金森定律”是“黄宗羲定律”存在的必然结果，因为很多官僚社会无法革除自身的种种弊端。社会正是在水多了加面粉、面粉多了加水这一负向循环中起伏前行的。尽管这两大定律分属于中西方，但在某些国家仍旧大行其道：赋役与官僚，水涨船高、难解难分！

■灯下漫笔

昏镜

□沈 栖

我国考古界以实例证明：铜镜早在二千二百年前就问世了。这些铜镜出土后还保存得十分完整，镜面黑光如漆，可以照人。按西汉《淮南子》一书所说，它是用‘玄锡’（即水银）作反光涂料，再用细毛呢摩擦的结果，使之平整，光可鉴人。由此可见，我国战国时期冶金工人已经掌握了烧炼水银、制作铜镜的高超技术。有研究者认为，铜镜最先是墓葬里冥界用的“明器”，是随葬在死者身上或身旁，让其防身避邪，无须明鉴来照死者的尊容，故钱钟书有“模糊的铜镜”一说。

铜镜，古书谓之“鉴”。顾名思义，当然是用来照东西的，首先是照脸、照衣冠。“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作为器具，其花纹图式、铭文以及镂刻、镶嵌等工艺固然引人欣赏，但铜镜的主体无疑是那个镜面，亟需平整、清晰、锃亮、洁净。作为古代曾经颇为流行广泛的职业，制镜师手下的器具能够奇妙地映射出人的美丽或丑陋。尽管这种“魔法”超越了人的权能，甚或会引发某些人的不快反应，但人们还是普遍接纳了它。铜镜最终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尽然，唐代诗人刘禹锡写下的《昏镜词》便是一个显例。

一次，刘禹锡逛街，发见一个镜子铺摆放 10 面铜镜，其一皎如，其九雾如。他问制镜工：“何以如此不相等？”制镜工笑答：“非不能尽良也。今夫来市者，必历鉴周睐，求与己宜。彼皎者不能隐芒杪之瑕，非美容不合是用，什一其数也。”就销售而言，“雾如”的昏镜甚于“皎如”的明镜。于是，刘禹锡写下《昏镜词》：“昏镜非美金，漠然丧其晶。陋容多自欺，谓若他镜明。瑕疵既不见，妍态随意生，一日四五照，自言美倾城。饰带以纹绣，装匣以琼瑛。秦宫岂不重？非适乃为轻。”买镜者一定选择“与己宜”。潘安、貂蝉毕竟了了，为了掩饰丑陋，往往选择“雾如”之镜。镜子是照了，但“瑕疵既不见，妍态随意生”，更令人解颐的是，“一日四五照，自言美倾城”。自恋、自欺到了病态的境地！

在汗牛充栋的“官箴”中，“铜镜”说不胜枚举。源自汉末王粲《仿连珠》的名句“观于明镜，则瑕疵不滞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广为流传。《明朝小史》载：朱元璋告诫大臣：“生当谨嗜好，不为物诱，则如明镜止水，可鉴照万物。一为物诱，则如镜受垢，水之有滓，昏翳泊浊，岂能照物？”以明镜止水为喻，颇为深刻地说明了嗜好与物诱两者间的道理。在官场是万万不可有“昏镜”的！

■八面来风

橘花香

□崔 立

小区里走过，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缓缓而来，是桂花香吗？不像，是腊梅花香吗？也不像，这四五月的季节，不可能不可能，我停下匆匆的脚步，眼睛往一侧的绿色中望去，不经意地看到藏在橘树上那一小瓣一小瓣的白花。这，原来是这橘花香啊！这种美妙又熟识的花香，瞬时又把我带进了这记忆的深处。

老家崇明岛农村院子里的橘树,多半都是母亲从别处挖来的，农村亲戚或朋友家有多，都可以带回来。把松软的土挖开,把几棵细细短短的橘树解开绳子，其中一棵放进去,盖土土,再用脚踩严实，母亲早早准备的一桶水就在近处，轻轻把水浇灌在橘树的根部,泥土喝着水,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像人喉结蠕动,渴到冒烟时的畅饮,听着都爽。几棵橘树分别在菜地间种下，我帮着浇了几天水,就被母亲告知,不用浇了。我说,为什么？母亲说,橘树已经活了,如果需要一直浇,那这树也没用了。我哦了一声,有点懂懂,又没听懂,我习惯了浇水,一时间倒是有些像空了什么似的。

橘树上长出白色小花，是在一两年后了，几棵橘树长粗了，也长高了，都已经赶超我的身高了，我朝母亲呼喊，这树怎么长这么快，我明明记得种下时才这么点高。我用手比划着当时的高度。橘树也不再像那时一根简单的树的主干，两侧各挂着几片叶子，主干之外已经有了侧枝，交错蔓延开，像一个人，一下子伸出了好几只手。再有就是橘树上的小白花，是缘于这第一年的萌发，花儿并不很多，零零星星地挂着，我把鼻子凑近了闻，一股沁人心脾的花香直涌，像一股清风袭来，顿时精神一振。

这时光的涌动，促发了橘树的生长，不仅有了高度,莲形也越发粗大。我已经不再奢望与它们

比高度了。橘花香弥漫着整个院子，我从屋子里走出，仿如徜徉在花香的海洋中,我停住,闭上眼睛,让这花香的体会更深一些。从外面回来的母亲用奇怪的眼神看我,说,你干什么呢？我说,你没闻到花香吗？

后来我从家乡小小的一隅,走到了城市大大的世界。这外面的世界实在太大了，我每天忙碌于繁杂的工作之间，拖着疲惫的身子奔波在上下班的路上，走进逼仄的出租屋内,连转个身都感觉压抑。我像只泄了气的气球，陡然倒在近处的床上，软软的床，让我想起家乡的天空,天空中那些棉絮般的云朵，不断地在走啊走,像永远停不下来。在这里,我已经好久没抬头去看天空了。

这一天天，又一天天，我以为我会成为一个疲于奔命的失败者，我会迷失在这座偌大的城市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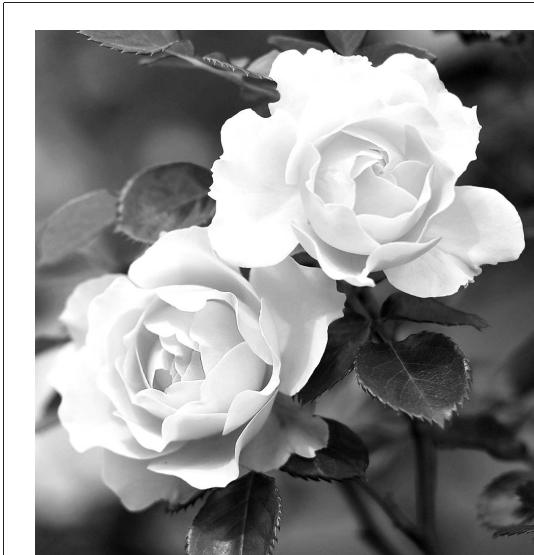
有一天，我居然在会上得到了老板的表扬，我惊讶地抬起了头。老板相当认可我写的材料，还朝大家挥了挥文件，说，以后大家都要以这个为蓝本来整理。

有一天，我被升了职，坐进了单独的办公室，坐在可摇动的座椅上，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我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了。

这一天，我居留在小区里，又闻到了橘花香。这熟悉的橘花香，已经不记得有多久没闻到了。家乡院子里的那几棵橘树，应该是更高，树蓬也更粗大了吧？我曾经好多次梦见那些橘树，每天安静地站在家乡的院子里，一动不动，只在风吹起时轻轻摇曳，是不是这样的生活也单一了些？

刚毕业那会儿，我几个月躲在房间里不敢走出门，是怕邻里看到不好意思，母亲就说我，如果真的不好意思，那就走出去，外面广阔天空，摔倒了爬起来，都大男子汉了，你的未来不该只在这小小的屋子里！

停住好久的我，猛地听见一个稚嫩的声音，叔叔，你怎么哭了？



黄玫瑰

汤青 摄

■清风歌

一名人民警察的良心

□杨瑞雪

看完热播电视剧《漫长的季节》之后，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剧中的刑警队长马德胜。他以一个孤勇者的姿态唱响了那个时代的号角——人民警察是要有良心的。

1998 年,发生在桦林钢铁总厂的一起碎尸案打破了众人平静的生活.经过紧锣密鼓的调查,刑警队长马德胜根据尸体的部分特征和随身物品中的一张饭卡确定了受害者为女大学生沈墨。沈墨在当地一家 KTV 勤工俭学，出事前不久学校的公告栏上张贴出了她的护照。顺着这张照片角落的一个印字，马德胜精准地锁定了沈墨的大爷沈栋梁。为了查明真相，马德胜特地赶赴沈栋梁的老家松河。在返程的车上,沈栋梁承认了他多年来一直猥亵沈墨并且在沈墨试图摆脱其控制后张贴裸照意图毁掉她的事实。马德胜被激怒了，他大骂沈栋梁是禽兽并且第一次违背规定动手打了人。然而这大快人心的一幕却导致了马德胜日后的离职，公安局局长要求马德

胜写检讨报告并剥夺了他调查案件的权力。马德胜愤怒地脱下了珍爱的警服，穿着秋衣秋裤走出了公安局,他说:“我配不上这身警服。”马德胜是有良心的，人民警察的良心是对正义的执着和对弱者的同情。

二十多年后，早已退休的马德胜在得知当年那个犯罪嫌疑人再次出现在桦林的消息后，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王响、龚彪的“小分队”。为了找到当年的真相，他拉下老脸恳求自己曾经的下属、如今的公安局局长李群,却被委婉地拒绝了。马德胜毫不气馁，为了盯住某个可疑的人物，他和两个老伙伴并一条狗守在一个狭小的出租车里，一守就是几个晚上。没有一分钱工资可拿,也没有什么补助津贴，甚至还要自己搭进去不少钱，可是马德胜还是义无反顾。三个年逾半百的老人历经艰辛终于找到了一丝线索，并顺着线索来到了沈栋梁夫妻被杀的现场。然而他们冲动的行为却打断了刑警队的侦破行动，罪犯趁机逃跑

了。在会议室里,马德胜这个昔日的队长被李群骂得抬不起头。走出会议室，马德胜安静地坐在廊椅上，脸上满是落寞。这一刻的他不曾后悔，因为人民警察的良心是爱岗敬业的坚守和敢于向邪恶宣战的勇气。

多日的劳累和昼夜颠倒的侦查终于击垮了这个曾经坚不可摧的刑警队长,马德胜突发脑梗住院了。脑部的阻塞让他忘记了很多，却神奇地把他的记忆停留在了 1998 年那个秋天。马德胜忘了一切,却没有忘记侦查案件。一次偶然，他突然想通了整个案件的关键，于是他赶紧来到警局。会议室里,嘴眼歪斜、说话都不利索的马德胜磕磕绊绊地说出了整个案件的真相，气氛顿时安静了下来。马德胜颤颤地问道:“这个案子是不是破了？”局长李群握住老人的手认真地说:“破了。”马德胜呜咽出声，这个退休多年的老警察垂着头哭得像个孩子。这一刻的马德胜只穿着一件破旧的夹克，可他比穿着警服时还要光芒四射，因为他的警服早就穿在了心里。